



# 散失的母亲

帕蒂古丽 著

离散的生命里  
唯有盼望是不死的

شايدى: پاتىگول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散失的母亲

帕蒂古丽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失的母亲 / 帕蒂古丽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4

ISBN 978-7-80769-588-2

I. ①散… II. ①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7120号

## 散失的母亲

帕蒂古丽 著

---

|       |                                                                                                                                                                                                            |
|-------|------------------------------------------------------------------------------------------------------------------------------------------------------------------------------------------------------------|
|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策 划 王 水 王春霞                                                                                                                                                                                        |
| 责任编辑  | 王 水 王春霞 封面设计 程 慧 内文制作 迟 稳                                                                                                                                                                                  |
| 图片摄影  | 叶 金 张放鸣 责任印制 刘 银 訾 敬                                                                                                                                                                                       |
|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a href="http://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a><br>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a href="http://www.bjsdsj.com.cn">http://www.bjsdsj.com.cn</a><br>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
|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
| 印 制   |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 规 格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8                                                                                                                                                                                                          |
| 字 数   | 200千字                                                                                                                                                                                                      |
| 版 次   |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0769-588-2                                                                                                                                                                                     |
| 定 价   | 36.00元                                                                                                                                                                                                     |

## 撩人心旌的灵魂剖白

一个偶然机遇，我阅读了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散文集《隐秘的故乡》，并在浙江余姚出席了这部作品的研讨会。我一直揣测，既然帕蒂古丽早已安居江南水乡，缘何又饱含深情，用细腻独特甚至“刀子般犀利”的笔触，对遥远故乡新疆大梁坡那些散发着苦涩和艰辛的生活境遇，来一番心情复杂的回眸和追溯？当我阅读帕蒂古丽这部依旧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新作《散失的母亲》之后，我觉得我最初的揣测不无来由，或者更确切说，我最初的揣测得到了印证。我笃信，帕蒂古丽其实是在下意识地寻找和确认自己的精神家园。虽然起伏颠簸的生活之舟，将她这位天性敏感的维吾尔族女子阴差阳错载进山清水媚的河姆渡文化发祥地，而且那里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对她又有那么强大的感染力，但连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她的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其实依旧萦绕在遥远的大西北——新疆大梁坡，依旧牵系在那个奇异的“羊跟羊混着放，狗跟狗混着耍，鸡跟鸡混着喂，牛跟牛混着养，驴跟马混着配，人跟着人混着活”，世世代代麇聚着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来自甘肃、四川、河南、江苏、山东诸多省份汉族人的独特区域。

我依稀记得帕蒂古丽在《隐秘的故乡》中那番自述：“往事就是我弃在野地上的尾巴，我会从现在的生活中停下来回望，等待丢失的尾巴找到我，接合在我的身体上”。很显然，纵然帕蒂古丽的眉眼中早已氤氲着浙江余姚的葱茏文气，但在她灵魂深处依旧为那个遥远的大梁

坡保留一个无可替代的显赫位置，仿佛一粒基因健康的种子，只要条件适宜，就会胚胎发芽破土而出。古丽在《散失的母亲》一书中，已将她的心灵轨迹草蛇灰线般勾勒出来。其中在《被语言争夺的舌头》一篇里，古丽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两只灰绿色的眼睛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我以为她不会认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刚从南方来，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征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岁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惊多于尴尬。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同族老大娘用诘问的方式，将多年来游离于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归还给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

这段看似顺手拈来的细节，恰好披露出古丽久别故土的漂泊心态和重返家乡的意外惊喜，一种失而复得的情愫似乎令她那颗多年来躁动不安的心灵暂时安顿下来。如果说《隐秘的故乡》是帕蒂古丽孜孜追寻自己精神渊薮和心灵锚地的上篇，那么《散失的母亲》无疑是这种孜孜追寻的下篇。耐人寻味的是，“故乡”和“母亲”，这两种意象在本质上是那么高度叠合，而且前者已成“隐秘”，后者已然“散失”，这两种意象无意中生发出来的象征意绪是那样顽强地引发我们的无尽慨叹和沉思。当下的人类不也正好处于这种惶惑的窘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虽然当年被贬谪的韩愈黯然神伤的是自己的多舛仕途，但“家何在”的困惑却是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从这个角度去打量帕蒂古丽这部新作《散失的母亲》，我们会发现，这无疑是一部凸显普世价值和美学特征的上乘佳作。

姑且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走进那虽然苦涩、艰辛、沉重却又

不乏乐观、顽强、向上，虽然真实得仿佛伸手可及却又散发着某种魔幻色彩的新疆大梁坡以及与之毗邻的多民族聚居地。

这是一个弥漫着浓浓民族融合气息的栖息地。无可否认这里的贫穷和落后，但也无可否认这里世俗生活的独特和新奇。

且看下面这段文字：

“河南人的面疙瘩被四川人学了去，四川人的麻辣烫被甘肃人搅到了锅里，山东人干脆把甘肃酸菜味、陕西陈醋味、四川麻辣味一锅炖三省，江苏人尝尝味道也不错，照着做好，再在里面撒上一把糖，吃得很香。大梁坡人做饭的时候，闻一闻汉族庄子飘荡的饭菜味，就是一股浓浓的大梁坡‘转子’味”。

这个“转子”就是古丽笔下的“混血”。如果说汉族庄子这种“混血”气息已经很鲜活了，在民族庄子里就更浓郁。古丽这样描写：

“哈斯木家的辣椒炒茄子，哈尼帕家的豇豆炒鸡蛋，乌斯曼家的土豆烧洋葱和回族人家的白菜萝卜炖粉条，饭菜虽是在各家的锅里翻炒搅和，却是你家的菜里有我家的肉，我家的菜里有你家的调料，他的饭里有我家的油盐，这饭菜也是‘混血’的。”

大梁坡的少数民族人家，油、盐、酱、醋、茶、奶、蛋很少有置备齐全的，多数是互相接济、串换。一家宰了羊，全村人家的菜里就都多了荤腥。明明五口之家吃的饭，说不定呼啦啦来了四五位客人，无须现张罗，早有准备，一样够吃。来自江苏太湖之滨的南方人蒋氏夫妇，硬是用南方人酷爱的鱼腥改造了大西北的羊膻，本来到处飘着羊膻味的大梁坡，一下子变成了羊膻和鱼腥味道混合的村庄。乍看去，诸多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逼真描绘，将一个虽然偏僻、贫瘠但却充满淳朴、友善、和谐的大梁坡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显然是温馨、友善、和谐的温暖场景，是真实生活的一个侧面。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

素有“牧羊神鞭”之称的巴依居玛儿女们的婚事有喜有忧，令人叹惋。

老苏家大儿子伊斯马尔的爱情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爱上插队女知青帕丽达的伊斯马尔煞费苦心地用肥美鸡肉吸引意中人，虔诚地期望美丽的姑娘会成为自己的新娘。只是随着知青的返城，这件事成了一桩笑柄。村里老少都觉着老苏家最终会赔账，奚落满身臭皮子味儿的伊斯马尔想迎娶人家香喷喷的城里姑娘是狗啃星星心存幻想。村里人计算着，老苏家为食诱帕丽达先后宰过上百只鸡，有人干脆称帕丽达是黄鼠狼，一见她去老苏家，就戏谑地说她去给鸡拜年，待鸡吃光了，人也不见了。

这种令人惋惜、同情的故事主角还有“一年一年又一年隆起肚子的”玛利亚，她的丈夫奈比约拉，以及他们接踵而至来到这个纷扰世上的众多女儿。古丽这样描述：“奈比约拉的女儿们像胡麻地里的麻秆子，密密匝匝，细细瘦瘦，一丛丛站在大梁坡上，竟然成了一片风景”。古丽的弟弟考取大学，为了凑够学费，姐弟俩登门去向奈比约拉讨债。“跨进门槛，掀开门帘一看，土炕上横七竖八躺了满满一炕女娃，七个姑娘挤在两条被子下面，最小的两个，跟奈比约拉和玛利亚叠作一团”。面对此景，古丽的感慨呼之欲出：“灰突突的炕上、苇席、毡子、被子似乎被光景拉扯得东破一块，西烂一片，完整不起来。被面上尽是大窟窿小眼睛。脏污得看不出年份的棉花，碎得一块一块的，碎块与碎块之间，只有几根头发丝一样细的棉线连缀着，中间网子露着女孩子们的细皮嫩肉。”这是怎样细腻传神又触动人心的描写，用入木三分形容真的不为过。

这是苦涩、酸辛、令人扼腕叹息的另一面。

当然还有几个名叫古丽的女子的婚姻和爱情，都令人唏嘘不已。

也许是大梁坡生活色彩太丰富，古丽随意捻取的细节和场景，

不仅有令人欣慰的温暖和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凉，甚至还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当然那种幽默绝不是简单的调侃逗趣。譬如被称为“石头人”的司马义，他的吝啬和小精明在整个大梁坡堪称“翘楚”。古丽选取大量细节，栩栩如生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大梁坡人都晓得，司马义有一块很大的吸铁石，出门时就用草绳拴着，一路走去，将地面上的铁家伙全都拎起来。玉努斯家拖拉机的螺丝，木那瓦尔自行车上的钢蛋，吾拉别克马蹄上的半个铁掌子，还有不知从谁家驴车、马车上掉下来的铁钉子，扔在路边的废铁丝，全都被司马义的大磁铁一扫光。村里人只要一见司马义出来“扫路”，都赶紧把自家的镰刀、铁叉、坎土曼、铁铲、锄头都收起来，就连剪刀、菜刀、锤子、钳子、锥子、铁盆、铁罐，也都不敢随便放在院子里。最令人想笑却又笑不出的，还有司马义居然独出心裁，给自己设置一个物件，代替所谓的“老婆”，解决男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那个软塌塌地垂在松垮垮裤裆里的油光光的木头圈”，竟是司马义“拴在裤裆里的老婆”——他之所以要这样，竟是因为他不愿讨老婆，因为“多个女人多双筷，还要给她买衣服穿！”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理由，我想人们阅读之后，该会先是捧腹大笑，然后笑声也会渐渐变成呜咽吧。人们不免质疑，难道司马义仅仅是因为吝啬才不讨老婆么？吝啬的起因常常因为贫穷，人们实在是穷怕了！

虽然，大梁坡的人祖祖辈辈都在贫穷的泥淖中挣扎，然而他们却活得有尊严，有人格，重情义。譬如书中篇幅不长的《葬埋》，平实质朴的文字中浓浓充盈着人格的力量和友情的纯真。故事的起因是文革中的大梁坡代销店大铁锁天黑被人撬开，丢了些红糖和棉布。造反派怀疑一位叫尹文福的会计监守自盗，偷了代销店的东西给坐月子的老婆和刚出生的孩子。不堪凌辱的尹文福居然用刀抹了脖子，以此证实自己的清白。这固然有些走极端，但尹文福重视个人名节的性格毫

发毕现。也许正是他这种性格，他生前结识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古丽的父亲伊布拉音。伊布拉音为他挖掘一个硕大的坟坑。因为做一口棺材需要三天，为了防止死者的尸体被饿狼野狗撕扯吞噬，伊布拉音甘愿被蚊蝇叮咬，竟在尹文福横尸的麦地里，看护了死者三天三夜。埋葬死者那一天，伊布拉音在他挖的大坟坑边沿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稀里糊涂就往里面填土，你们看清楚了没有？下葬的是我！你们埋错人了，躺在坑里的明明是我，你们咋把我活埋了！”说完蹲在坟坑前放声大哭。这是何其撩人心旌的描写。我还记得我曾在《隐秘的故乡》研讨会上说，帕蒂古丽的语言是刀子，是裹在棉花里的钢针，倘若读者诸君读了《隐秘的故乡》对我这样的评论尚存疑义，不妨翻阅古丽这本新作《散失的母亲》，我想读后该会对我的这个感觉抱持同感。

恕我连篇累牍引用帕蒂古丽笔下的片段，因为我觉着多少鉴赏文字都没有《散失的母亲》若干文本来得更恰切更精彩。

当然最能表现帕蒂古丽这部新作题旨的，还是她对因为精神失常而一朝走失便一世诀别的母亲的深情描写。因为篇幅所限，我在这里简要转述帕蒂古丽关于母亲走失的若干文字。古丽刚满四岁时，她的母亲就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病因竟是一把刀，就是上文说的尹文福刎颈自杀用的那把刀。因为被造反派怀疑偷盗代销店的红糖和棉花，尹文福这个从内地下放到大梁坡，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知识分子凄然刎颈自尽。下葬那天，也许是出于对死者的哀痛和保留物证的动机，古丽的父亲伊布拉音竟悄悄地将那把断绝生命链条的刀子，用手帕包着，放在大衣口袋带回了家。昼夜担惊受怕的古丽母亲发现了这把刀子，无边的恐惧立刻攫住了这位善良怯弱的回族女子，她疯狂地将刀子投进灶火，又将烤红的刀子举过头顶，丢进距家很近的老河坝，随即自己也跳了下去。虽然因为河水不深，母亲被救了上来，

但从此之后，她就变得疯疯癫癫。雪上加霜的是，母亲疯癫之后，挨过所有生活重压的父亲，在儿女们长大成人后，也撒手人寰。这个风雨飘摇之家，由古丽孱弱的肩膀吃力地扛起来。古丽将大梁坡的老房子交托给邻居，用拉石头的拖斗车，将对这个世界失去理性感知的母亲，拉到距离大梁坡千里之外的塔城，那个令古丽日后魂牵梦萦的“红楼”，在那儿一住就是三年。每逢寒暑假，古丽求学的弟弟妹妹相继回“红楼”和母亲团聚。然而那是怎样凄凉的团聚？母亲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正常感知，对曾在她母腹中怀胎十月的孩子们已经无法倾注正常的母爱。她的身体和灵魂散失了，她也终会因此与自己的孩子们散失。古丽刻骨铭心地记着，母亲第一次走失只有一天，她自己找了回来，脸被晒黑，嘴唇干裂，脸上似乎还有一丝悔意。第二次走失时间略长，整整三天，就在古丽焦虑万分之际，母亲被一个好心的司机从塔城郊区一个牧场送了回来，甚至还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似乎她的神志已经清醒。古丽在痛苦的追忆中，一直心存疑惑，难道母亲的前两次走失竟是有意进行的预演？难道她是暗示可怜的女儿，她终究要彻底与她散失，不想继续拖累女儿？总之那个寒冷的冬天，母亲突然不见了，真的与她的儿女们散失了，这一次不再是一整天，不再是三整天，而是整整二十年！其后的日子里，古丽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几近疯狂地寻找自己的母亲。他们找遍那个不大的城市的每一条路、每一条河、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找遍塔尔巴哈台山脚下的乡村牧场、边防哨卡……在电视、报纸、电线杆上遍发寻人启事，都换不回母亲的一丝信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这个世界跟古丽和她的弟弟妹妹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将他们善良可怜的妈妈藏到了不可知处……

我一直在想，古丽之所以继《隐秘的故乡》之后，又情绪饱满推出这部闪耀着她心灵光环的力作《散失的母亲》，其实正是那种对母

亲、父亲难以名状的深深眷恋而转化生成的巨大能量推动所致，也是人类追寻对精神家园的普遍认同和灵魂归属感的巨大动力牵引所致。正如她自己的真情告白：“这些年，我用母亲的声音祷告，我用文字把亡人跟我的生命连接，我一直用另一个人的身份生活，什么都不做时，我偶尔回来，身份可疑。我抱住自己的身体时，感觉抱着父亲蜷曲的骨骼，我想事做事的架势很古怪，愤怒的时候是我爹，疑神疑鬼的时候是我妈，对我的孩子不得其解的时候，感觉那是来自父母血缘里面的东西。疲惫时，我时常感觉妈妈在我身体里呻吟，我不敢用她的嗓音说话，怕把自己吓着。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反而更像我自己，像记忆中小时候的我自己，那时候多好啊，那时候，我也是一个有母亲的孩子。”

我叹如泣如诉的心灵告白！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功名富贵，很快便是白骨荒丘，过眼云烟，不朽的只有薪火传承的圣洁情感和绵绵不绝的人文精神。“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想帕蒂古丽回眸故乡大梁坡的系列作品，将会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将这种圣洁的情感和绵绵不绝的人文精神传承下去。

虽冗长，犹觉言不及义。是为序。

杨廷玉

2014年4月

# 目 录

## 混血的大梁坡

- 002 混血的村庄
- 013 大梁坡的气味
- 018 巴依居玛的牧羊神鞭
- 036 葬埋

## 大梁坡难以言说的人和事

- 044 帕丽达：和老苏家的鸡肉谈了一场恋爱
- 047 黑皮：全大梁坡的女人，他谁都不爱
- 050 玛利亚：一年一年又一年隆起的肚子
- 053 司马义：他的老婆每天都拴在裤裆里
- 057 那些曾经跟羊儿分享过的秘密

## 影子在时间里行走

- 064 梦里红楼

- 075 影子在时间里行走  
082 疯长的红柳林  
088 仇敌的咒语

### 怒放的凋零的古丽

- 092 肉孜家的古丽  
097 吾尔古丽  
100 乌拉英家的古丽

### 亲戚·旧事—我遗留在大梁坡的鲜活记忆

- 110 不像驴的大黑驴  
121 繁密的西红柿  
124 马和驴，生出的是骡子  
128 早夭的大舅  
131 姑姑来了，姑姑走了

## 生命是一场散失

- 144 生命是一场散失
- 155 父亲的骂声
- 159 致命的愧疚
- 163 来自天国的棉花
- 174 散失的母亲
- 192 送埋

## 生命中杂糅交错的印痕

- 200 伤痕累累的葫芦
- 206 施与受
- 210 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 224 词语带我回到喀什噶尔

## 编后记

## 混血的大梁坡



## 混血的村庄

### 一

“大梁坡像鸡蛋，两头尖尖鼓中间，中间窝个大坑湾”。这是大梁坡小孩子们的几句顺口溜。大梁坡是一个蛋形的村庄，我家就住在大梁坡东南角最高的坡顶上，这个位置就是蛋尖，我家后边连着哈萨克族人的羊圈，前边隔着条小渠沟就是回族庄子。

一条大河坝把我家和对面的海子湾隔开了。积雪融化的时候，河坝里我沿着河左奔右突，很难找到可以过河的地方。老河坝很深，从这边走下去，再从那边走上去，得一袋烟的工夫。

河坝里水浅的地方是沼泽，只能没脚，深的地方深不可测。老河坝根本没有底，水是从河坝底的泉眼里咕嘟咕嘟冒出来的，河坝的水颜色发黑，味道很咸，连驴都不太情愿喝。

河坝边上，正对着我家院子的是我家的那片葵花地，被六棵白杨树静静地护卫着。房屋的后面是羊圈，矮矮的栅栏门，是用柳条编的，羊粪高高地堆在门口，好像就等着谁来铲走它们，然后运送到庄稼地里。

越过羊圈是那片低洼处的大菜地，像一个大坑，坑周围是一户一户蘑菇一样低矮的人家。我家的地势最高，像是在一座孤岛上。房子周围向任何方向走，都是下坡路，院子的地也朝外倾斜着。从门口泼的水，都会流向四面八方，一滴也不会积在墙根。到我们家做客的人，

都得仰着脖子往上看，连苍蝇、蚊子都要学会斜着往上飞。

河坝两边的杂草很茂盛，芦苇、车前子、红柳、苦豆子、芨芨草、骆驼刺、胖婆娘、蒲公英，一丛一丛的，从河坝底里一路翻腾着往上涌，密实得连土都看不见半把。最高的芦苇有一房多高，可以直接用来盖房子。草丛里躲着一堆一堆的刺猬，那是蛇的对手。

河坝对岸，夏天躺满了晒太阳的花蛇，盘得像一盘子一盘子的拉条子，有的像马缰绳那么粗，有的像鞭子那么细。到了中午，除了我们这些躺着午睡的大人偷西瓜吃的孩子，谁也不会到对岸打搅这些精灵。

看见轻手轻脚的我们，蛇并不惊慌，自顾在太阳下懒洋洋地做它的美梦。偶尔有几条还没睡熟的懒蛇，在暖暖的沙子上半闭着眼，慢吞吞地挪一挪身子，给我们光着的小脚丫让出一乍羊肠小道，然后又蠕动着身子，蜷缩成一团睡过去了。

到了冬天，河坝两岸就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有月亮的夜里，能听见狐狸和狼的叫声。而附近的兔子都被猎人的狗赶到了更远的地方。

## 二

在大梁坡这个鸡蛋形的村庄，村庄最东面蛋肚子的位置，鼓得最胖的是新庄子，它坐落在维吾尔族庄子的外围。新庄子里住着从河南和甘肃来的十几户汉族人家。村里的小学校就在新庄子中间，那里面最特别的声音是哨子声。

大梁坡人的房子都盖在这个蛋形村庄靠边缘蛋清的位置，自留地和小菜园都扎在蛋中间的蛋黄的位置上。大片的庄稼地把人们想象中的蛋清扩展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村庄里的五百多号人，把这个鸡蛋一样的小地球，用勤劳的手安排的妥妥帖帖，拾掇得停停当当。

这个村庄每天都照着大梁坡人心里所想的样子生长着。哪里种树